

海上英雄

柯 藍 蔣月泉 周雲瑞集體創作

柯 藍 整 理



海 上 英 雄

柯 藍 蔣月泉 周雲瑞集體創作

柯 藍 整 理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• 上 海

文 學 一 般
海 上 英 雄

柯 藍 蘇月泉 周雲瑞集體創作

柯 藍 整 理

※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排印

陸楨記裝訂所裝釘

※

書號 (610) [I IV 3] 本書 71000 字

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8000 冊

※

定價 3,900 元

※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內 容 提 要

『海上英雄』是用江南最流行的民間形式——評彈，來歌頌新中國人民海軍的一個戰爭故事。它描寫人民海軍砲艇大隊的戰鬥英雄王永剛和趙大明，他們爲了解放牛門島，不顧危險，化裝深入島上偵察敵人情報，活捉了敵人一個軍官，回到半路，遇到敵人砲艇，發生遭遇戰，趙大明犧牲，敵人軍官逃跑被王永剛打死。雖然王永剛身負重傷，船也被敵人打沉，但他終於游了一天一夜，孤身渡過汪洋大海，送回了情報，使解放牛門島的戰鬥，獲得了偉大的勝利。

從學習到嘗試（代序）

柯藍

——和評彈藝人合作『海上英雄』前後

中篇評彈『海上英雄』，由上海市人民評彈工作團連續演唱了四個多月。雖然這次新評彈的創作和演出，還存在不少缺點，許多地方都還不能令人滿意，但是熱情的聽衆，在這長期的演出中，却不斷的給予『海上英雄』以熱烈的鼓勵。作爲一個寫作者，一個對於評彈曲藝從學習到嘗試都還是剛剛開始的我，不能不爲這種情景深深感動。羣衆要求文藝反映今天英雄的時代，用最大的熱情在歡迎着我們，這就使我們文藝工作者，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，應該更加努力的來鞭策自己，以便在爲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時候，能夠盡自己所能，有更多的貢獻。

參加這次演出工作的，以及和我一道創作的同志，都是積累了十多年以上、具有精湛演唱經驗的評彈藝人。他們都以自己特有的創造，豐富了發展了這一評彈藝術。幾個月來和他們一起工作的過程，對我來說，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。在這一過程中，我又再次的感到集

體力量的作用，特別是在向地方曲藝學習的過程中，更親切的感到：誠心誠意的向評彈藝人學習，才是發揮集體力量的基礎。

記得上海解放初期，我一到上海就有機會聽到在江南很流行的評彈。不過那時候由於語言關係，無法了解，特別是當時新評彈很少，即使有新評彈，那時都還只是偏重在形式上的追求。譬如在抗美援朝初期，新評彈一時很流行。演出完全舞台化了的所謂『書戲』，演員化裝粉墨登台，舞台上佈景，有燈光，幾乎完全改變了這種民間說唱藝術的特色。在這一影響下，即使是評彈開篇，當時也採用了幾十人集體合唱的方式，如同歌團的大合唱。顯然這些形式的變化，並不是新評彈正規的發展方向。當時我覺得評彈這樣發展下去，朝舞台劇方向發展，割斷了本身優良的傳統，很不妥當。我始終認為：評彈是江南民間流行的一種說唱藝術；好的評彈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結構嚴密，它的說白部分就是散文、小說，它的演唱部分就是詩歌。而且我也特別強烈的感覺到江南的評彈，基本上和陝北的『說書』相同。提到陝北的說書，我是有深厚的感情的，我會跟盲藝人韓起祥學習過說書，至今回想起這位『說唱詩人』來，仍令人神往。所以我總想望我應該通過以往學習陝北說書的基礎，來學習江南的『說書』。這個想望直到新評彈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』演出後，才使我對評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。我發現，評彈跟陝北說書在演唱上比較起來，評彈藝人某些樸素的表演（手勢、音

響），如果處理得適當，是可以大大幫助聽衆的想像的。比較遜色一點的是評彈的曲調不及陝北說書豐富而多彩，舊書的內容也不及北方的粗獷，演唱中也幾乎沒有比較激昂悲壯的曲調。可是評彈的富于談諧、風趣、細膩，極其廣闊的高度概括生活的能力，却是突出的特點。於是我就有了這樣的決心，希望從學習階段，進到嘗試階段，希望能夠和評彈藝人合作，通過具體的創作實習，來進行具體的學習。後來，在組織的幫助下，使我有了一個機會和評彈團的蔣月泉、周雲瑞同志到海軍中去體驗生活，並進行創作。

和藝人同志密切合作，對於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，這次合作對我個人來說，影響很大。我們不只是應該從許多抄本、材料中去研究吸收民族藝術的遺產；而且首先就應該從民間藝人本身去發現、吸收遺產，如果不通過藝人本身，不得到他們的幫助，研究和吸收遺產的效果是不會大的。當我和蔣月泉、周雲瑞同志合作後，又再次證實了這一見解。這之前我也反覆看過『白蛇傳』、『珍珠塔』、『落金扇』等評彈舊抄本，也似乎知道了一些評彈的特點，可是只有跟藝人們具體深入學習之後，才感到以前看的舊抄本，並沒有完全看懂；而且還知道了一些舊抄本上所沒有的東西。在這次新評彈『海上英雄』的創作上，雖然蔣、周兩同志也還是初次嘗試，但畢竟他們有十幾年以上的演唱經驗，哪怕只是提出一個很小的感覺，我都覺得他們的意見具有獨到的見解，都是從實際出發的。我們不能用『藝人缺乏理論』，『容

易犯經驗主義』的錯誤的看法，來輕視向他們學習。所以在『海上英雄』進行創作合作中，我時刻警惕着自己的片面和主觀。當故事結構完成，我先後寫了三次原稿，寫好後都交給他們去修改。他們修改之後，我有了意見又改，改了之後，我總還要他們再改。譬如許多唱詞，它是受曲調限制的。我先寫了一遍，唱詞的意思他們沒有改，字句却改了不少，我先還有意見，覺得有些句子還不錯，不應該改，但根據評彈藝人同志的經驗，這些句子看起來很好，唱起來就聽不清楚，或者就是聽清楚了，聽起來味道也不對。這就當然應該改過。這些地方就要好好向他們學習。

當然，合作的過程也是互相學習，互相取長補短的過程。

評彈團同志有豐富的經驗，但由於沒有系統的整理過抄本，或進行過創作，和舊社會對於他們的迫害、限制、影響，必然具有一定的弱點。正如所有文藝工作者一樣，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，是思想立場的改造問題。不痛下決心克服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意識，就不可能用藝術來反映這個英雄時代。這次下海軍的體會是很深的，我們聽到、看到了人民海軍戰士的英雄行爲，但我們就不一定能很深刻的理解它，以致在創作、表演上都還不能更深的表現他們的思想感情。雖然通過海軍英雄模範、戰鬥生活本身對我們的教育，已使我們有所提高，但這種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須要有一定長時期的努力才能達到的。這一點對藝人同志們來講，也

都特別重要。

另外在創作上，還值得注意的，就是關於題材的結構問題。題材必須服從主題思想。但是在舊書中雖有許多優秀的東西，但也有不少糟粕，有許多地方不夠精練，遠離了主題。藝人在舊社會裏受了小市民階層聽衆的影響，往往對羣衆不夠負責，任意放無聊噱頭。有些藝人往往在台上一坐，抓到一把茶壺，就從茶壺說到茶葉，從喝茶說到煮茶的水，這樣的節外生枝，來把這一檔書的時間混過。當然，解放以後，這種現象少了。藝人們的思想認識也大大提高了，但是這種『下筆千言，離題萬里』的搞法，却還有它的殘餘影響。這種殘留的現象，主要是由於對於題材的結構不了解，容易把民間藝術結構嚴密、交代清楚、描寫細緻，和把現象羅列、囉嗦、累贅混爲一談。這次我們下海軍，生活鬥爭太豐富，材料太多，我們自己就要明確主題思想，不爲材料迷惑而現象羅列。當然就現在演出看，我們還精簡得不夠，但這一原則我們是經過鬥爭，才共同遵守下來的。不僅在創作上，而且在演出上，藝人們由於過去沒有演唱定本的習慣，藝人可以臨時發揮，這次也明確提出反對臨時增刪，有意見先研究好，不是想到什麼就動手改。這些原則的堅持，在實踐中都使我們提高了一步，明確了創作與演出的嚴肅性。

此外，關於評彈的音樂問題，因爲牽涉太大，一時主觀力量還不能解決，我們就採取慎

重、基本不動的辦法，反對性急、粗暴。遇到困難，曲調有問題，也還是一起來商量解決，儘量避免亂改。

因爲評彈『海上英雄』本身，還存在不少問題，要求我們經過這一時期演出之後，很好聽取廣大羣衆意見，並且深入到海軍戰士中去繼續豐富生活，再進行系統的修改。所以我們的合作，今天也還沒有完結。現在只是想通過這次互相學習的點滴經驗，以引起文學藝術工作者以後更廣泛的、不斷的和曲藝工作者親密合作。

一九五三年七月

目次

從學習到嘗試（代序）

海上英雄

第一回

越海偵察

第二回

活抓俘虜

第三回

海上英雄

第四回

大戰海島

一

三

高

宅

金

海上英雄

(中篇評彈)

第一回 越海偵察

(唱)：千波萬浪隨風起，

撥動弦音驚天地，

無邊海洋浪頭急，

英雄事蹟聽仔細。

(表)說的是一九五〇年夏天，我們祖國的東南海岸線上，有一支人民海軍砲艇大隊，駐紮在一個不大不小的港灣裏。這幾天來海面上大風像跑馬一樣，把海浪吹得真是翻江倒海，丈多高的浪頭前呼後擁不斷的滾來，直打到岩石上，「呼轟！呼轟！呼轟！」，把停在岸邊上的十幾隻砲艇，拋得一上一下。

這辰光剛吃過晚飯，槍砲手劉希海正坐在營房門口擦槍，看見營房裏趙大明跟王永剛，爬在桌子上在寫什麼，便喊了句：

劉希海(白)：「喂！休息的時候還寫什麼？到俱樂部去打聽颱風的消息去！……」

（表）屋子裏趙大明、王永剛兩個人寫得挺起勁，一時沒有答理。劉希海便一個人把槍放好，到俱樂部去了。

劉希海一走，王永剛突然把筆放下，對趙大明說。

王永剛（白）：『你看我這決心書寫得怎麼樣？』

（表）趙大明接過王永剛的決心書一看，上面寫着：

趙大明（白）：『我們在海上練了幾個月的兵，我堅決要求出海作戰，解放牛門島，爲漁民報仇！爭取在海上作戰中爲人民立功！……好！你這決心不錯！』

王永剛（白）：『那，把你寫的決心書也給我看。』

趙大明（白）：『我不是寫決心書，我給我娘寫的家信。』

（表）趙大明把信遞給王永剛，王永剛笑了笑，唸信。

王永剛（白）：『娘：你的信收到。我現在很好，棉衣不要寄來，部隊裏樣樣都好，棉衣早發了。我準備在戰鬥中爭取立功，給你老人家送一個大喜報。你的兒子大明上。……喲！這不也是決心書嗎？』

趙大明（白）：『對！寫給我娘的決心書……，不過我現在不寄，要等打了勝仗了，再把這信寄給我娘……』

(表)趙大明和王永剛正說着，這時，忽然外面堤岸上劉希海大喊大叫的跑過來，風太大，又正頂着風，聽不清他喊的什麼，趙大明連忙扯起自己海軍服肩上的那塊布，迎風兜了起來。只聽見劉希海在喊。

劉希海(白)：『轉風向囉，轉風向囉，刮毛澤東風囉！毛澤東風！』

(表)趙大明和王永剛一聽，直朝劉希海跑去，只見劉希海跑得滿臉通紅，像條黃牛一樣的直喘氣，說一句揚一下胳膊的大着嗓子喊。

劉希海(白)：『天大的喜事！氣象台的新消息！再過兩個鐘頭，風向就轉啦，颱風一停止，刮起西北風，我們砲艇就可以出海作戰啦，解放牛門島啦，這不是毛澤東風？』

(表)劉希海一邊說一邊跳，說完了就跑，一邊跑還是一路喊，頂着風只聽見他一哇聲的：

『毛澤東風！毛澤東風……』

(表)趙大明聽了這個喜訊，臉上笑嘻嘻，他這人平日就從來不知道憂愁，再困難的事情，到他手裏總有辦法，大家替他取了個小名，喊他「七巧板」，意思是說他一塊塊全搭得攏。現在聽劉希海這一說，快活得好比是插上了翅膀，一身都輕了，嘴裏都哼出了歌子。只有二十五米機關砲砲手王永剛，瘦瘦的個子像鐵打的，一個人站在那裏悶聲不響，眉毛豎起像個拿大刀の周倉。他這人打起仗來，總是喜歡打衝鋒，肚皮裏有了什麼心事，忍不住，嘴裏不說，從他

臉上也猜得出來。趙大明跟他很要好，過去在一塊打過游擊，現在見他這個樣子，便問他。

趙大明（白）：『老王！你怎麼啦！』

王永剛（白）：『我怎麼啦！這入天入地的狂風刮了幾天，你不氣？』

（表）王永剛他是在生颱風的氣。颱風一來就是七八天，練了幾個月兵，練好了也不能出海作戰！把他等得實在焦急。好容易颱風要停了，現在正好出口氣，出海消滅蔣美匪幫，解放牛門島，怎麼上級還不下命令！他這個性急的脾氣，恨不得見了風就是雨。等待不得。

王永剛（白）：『老趙！我搞不通！出海沒問題了，怎麼上級還不下命令！』

趙大明（白）：『我想不下命令，上級總有一定道理，跟你說，海上作戰不比陸地，經過了三個月的海上練兵，總還要再多作一些準備工作，打起仗來，才更有把握。急有什麼用呢？』

王永剛（白）：『我只知道一句老話，「人在世上練，刀在石上磨」，我們漁家也常說：「風險裏出英雄，海浪裏見好漢。」我想只要有決心打牛門島，再大的困難都能克服。』

趙大明（白）：『要依你，就決心打啦！』

王永剛（白）：『是啊！』